

集部

行舍則藏所謂學顔氏之所學如吾徒者乎半村憮然作曰噫澂將去矣書予言以遺之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記五

居室

借溪記　林俊

始予讀子美詩則知浣花溪之勝貯結者久之庚午有事西蜀意將出溪上弔先生草堂一寓目焉戎馬馳逐既畢事買舟東還錦城無因自至溪之勝徒寄之神遊

夢寐之間邇者先生鄉人李君來副閩憲語次偶及曰
不肖先塋去草堂里許歷林塘過百花潭追憶先生吏
隱之處雲物具在浣花猶為故有其無復易也縛茅附
之名以借溪寓不敢當先生之意俟是溪終老焉幸為
之記嘗觀夫物者品同而遇異今都會之雄富風景之
繁麗有不杭西湖蜀浣溪者乎湖樂天主之溪子美主
之固亦並世元人兩祠並峙殆其不孤矣然蜀處一隅
遊賞之盛溪不當湖之半而名殆右之豈非子美之沉

落一世瑰詞傑制盡用以發靈是溪非若樂天假守於杭為西湖風月勾留已也韓魏公之醉白堂慕樂天也公三朝元碩勲望隆赫猶欲自擬樂天宜其於子美而自附也然以予寓目之難而君顧借之之易吾能不為君私幸又懼夫來者之假有以不歸也或疑數弓之畦吾汝隅焉子美豈盡溪而有業不待借且借其不常借也予曰然則有者其常有乎金谷平泉鹿門柴桑往日之主人安在則均之借也溪之借小也天地又一

大借予獨愛樂天西湖借和靖以收之寂先生浣溪將借君以沛發未盡之藴道有相承者託借溪附見焉

吾道滄洲記　林俊

延抵浮島靄樹晴蕪荒荒然一碧家皁鴈宅魚蝦孤屋斷蓬寄厓根而臨木杪陸居水著樵兒牧豎耕釣者流迹交乎其間皆索落蒼凉曠莽之地惡有飛蓋輕輿雕瓔壯馬髙牙長纛從衛之赫然者哉故非無懷逸人與

方外之士不能到到亦不能安以樂也自予為先菊莊翁卜壽丘也得雲莊之勝立土屋以備齋守庇霜露格猛噬而防之名聞所知翕翕然懸一覲為快至則訝且笑不稱情不知莊之勝固贖之矣曰碧山琭雨青野閒雲臨滄素月古洞真風者選其勝以立名吾道滄洲者檃括以見吾志屏山拱北仰高一快後樂獨髙雲寄耒縷指爾矣道胡為其滄洲也謬嘗涉跡人間樹幺麼之風槩愧鴟夷子者甚悉取附逸人决亦不自儗方外樵

收耕釣委心焉性樂也樂在是將吾道在是有弗吾樂將亦弗吾道惡强吾同哉雲物為徒造化為友乾坤為客寄寒暑屈伸以為噓吸無名非譽燐走野而風過林居久安故弗移取之甚廉故無奪所好以收吾寂自吾有者也自無而假之有其終有者哉易艮其背无妄九四可貞遯九五嘉遯貞吉洲不變道亦不變洲寓道道寓易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滄洲付吾老矣正德丁丑端月三日見素甫林俊書於雲莊青野

瑞贒亭記　吴寛

世所謂瑞者或昭於天或發於地往往有竒驗於人載於傳記其事甚異然特一見而已至於屢見而屢驗人爭信之不以為異而以為常則其事益不可致詰矣宋韓魏公登進士第唱名至太史奏五色雲見人以為公瑞吾甞疑其事之適然惟魏公其人足以當之故其事傳耳然亦所謂一見而已者吉邑有水曰瀟瀧自永豐歐鄉以下諸水皆合于此東以兩山奔流噴激亂石間

聲如迅雷其上有淵深不可測靈物潛焉其西崖有巨
石二矻起數丈俯瞰深碧狀若人負而立者父老以為
每夏秋之交石上采色爛然如虹如霞照映水面則鄉
士必有掇高科者郡志載之蓋其驗久矣宋天聖間獨
不驗衆方疑怪既而歐陽文忠公流寓隨州連魁三試
則公固鄉士也歷元至皇朝屢見之正統壬戌若劉文
介公儼天順甲申若彭侍講教並以狀元及第此其尤
驗者也其異如此初石名不雅或易以瑞賢仍作亭其

旁名瑞賢亭而里人王全璧者實董役事功畢亦久矣
又考自宋以来百里之内由科第而出者得若干人悉
刻其名氏以著其驗於是彭公既没其兄之子杰桓同
登甲科皆驗於此他日來道其從父疇昔之意求記於
予予為公門下士恐辱公命久未敢復也葢石之為物
天下多有之而世之擬髙科者亦多於天下其瑞不驗
於彼而獨驗於此其亦有説乎抑科第未足以當其瑞
乎試以歐陽公言之氣節振乎頽風文章變乎陋習天

下後世仰其人品以為不可及其瑞果係於科第乎若劉彭二公先後特起平生氣節文章亦欲希乎文忠者其瑞又繫于科第乎蓋其事甚異非賢者不足以當之彼以科第云者亦淺之乎知石矣易以令名於是為稱此鄉之士或以予言為然其亦相與以先正為法則瑞當見之敢刻石以俟

何陋軒記王守仁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為要綏而
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
也而余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
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
之縟然此猶淳龎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
有然矣不得以為陋也夫愛憎面背紊亂白黑浚奸窮
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
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為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

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為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余至無室以止於叢棘之閒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予不陋益予比予嘗居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為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習遊適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于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

因名軒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捜抉鉤摰之術窮而狡遁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厲頑梗而錐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為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

居焉其化之也益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碧峣精舍記　楊慎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嶠稽之古志嶠實曰峣以山形似秦峣關受此稱爾高峣與碧雞相望如箭括毛東鎮氏有别廬在其下精舍之顔隷古定曰碧峣憖獻疑於楊子曰玆峣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所不知何易諸巳諸楊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雅不以俗待

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翟名則大鹵也經書蚡泉翟名則夫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甯曰物類地名當從中國至于人名則從本俗楊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輿哉穀梁啟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緩夫胎而從太原善稻蚡泉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慎往年執簡史局抽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兩漢地名名今各驛傳詔既

從其請史復書其事皇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慎自執戟于滇每慨物類與地形名失之陋俗若碌嘌而為禄䐢吕閤而為吕合金浪巔之為丁當丁瀾滄江之為浪滄江也不止嶢之為橋耳方言既訛郡志踵謬豈君子雅俗而博陋之心為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于春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族閱子明習當世茲名也固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拳石與因汪而志之若夫臨睨眺聽之美薈蔚清泠之興卷中能賦

者則備矣

玄湖記　劉繪

凡物之成其事勢小大不侔若突爾有興廢成敗皆非人謀時數然也玄湖之作此豈余初自有計畫營度規田園產物利哉亦非以初歸田即欲為逸樂林池魚鳥恣嬉遊謀也物有偶然而作事有因人而成亦足笑耳初歸田歲丁未夏四月予乃以家務責任事臧獲此莊租穀歲可二百餘斛計三歲數蒼頭曾未足其半予讓

將懲治蒼頭懼伏地以手指畫曰歲再無獲莊湖在北田在南南下可丈餘天不雨歲可獲雨多湖高水溢田禾盡澇夏秋苦之不信居明歲可驗明歲夏雨如蒼頭語蒼頭乃計白田已畢泄水無巨渠成窪令莫若整田兩隄掘河令通田環莊皆水如園造橋或舟通出入園中田高計四頃糞多歲可倍獲外環水遶七八里畧因勢作堵嶼養魚一二萬頭可補畢田獲數内間置花石列珍果芳樹計夏秋理稼穡春冬駕舫射獵于内足為

公林下昕夕娱樂度前積榖可辦小人計熟矣予亦悟遂盡如蒼頭言蒼頭名梅孰知梅瘠陋而有心計且勤敏乃疏鑿如計慮與俱香居宇權當否先後種蓺區畫賴其便即歲八月至十一月渠成明夏五月野水漲下渠渠盡滿乃買舟通往來是歲築堂五楹于中顏曰明農堂後疊樓高五丈樓曰依雲登樓見先人松楸焉東有池二十畝植蓮疊小閣水中閣曰注經予嘗玩易春秋其上每有已意發明即注之云西置西疇艸堂設筆

研書史足吟咏題曰賦雪堂西有懷忠亭即射圃也西之前有高阜搆亭為九日登高松菊亭隨處種花竹花有海棠山茶瑞香寶象絳桃芙蓉之屬其襍置小亭八九紆逶相望也暇日予喜招羽客談養生術又背郭玄靜遠市廛因名之曰玄湖焉此其大畧詳見玄湖賦中予嘗謂往昔賢達棲息咸有精舍與園亭以自適或養老計要之茆舍土堦有竹百餘竿花卉三五藂幽僻閒靜士君子搆之亦易未費經營于情趣吟嘯取澹然愉

快足矣若華屋麗舘琪花瑶石事涉奢侈相勝有道之士羞見于長老君子長老君子亦醜之故湖中雖幽曠然花樹皆雜列未成行亭舍多樸但汙池縱横塍畝井然水多魚蝦菱芡田圃饒秔稻芋栗芹蔬瓜菹焉老子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又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後嗣守之識此意勿綴巧淫豊于耕穫嗇于逸遊取給贍用足爲恒土哉今四方遠近傳玄湖亭宇華豔花木繁秀比於東南貴族名園乃好事虛談恣譃語誤矣夫鄙語

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樵童牧豎技有足賴其蒼頭梅之謂也已巳歲春三月之吉玄湖主人劉繪記

客星亭記　桑悅

嚴之七里灘舊有嚴子陵先生祠堂弘治丙辰夏五月巡按監察御史徽郡吴公瀚至嚴辦香進謁履其路羊腸屈曲不能舒武詢之父老云昔有客星亭在兩臺之下歳久遺趾莫存乃命分守叅議湖南吴公紀督郡守東安李侯德恢計度于祠堂之右集工市材新搆一亭

仍偏客星斬新修治所登祠宇及陟兩臺之路平平蕩
蕩并舊祠詹宇重加潤色煥然改觀已求少詹事程公
克勤記其顛末矣李侯復求予申一言以垂永久按先
生與光武幼同遊學而年差長及光武即位當以之為
師臣不當屈為諫議大夫故先生不屈抑亦先生素慕
許由支伯之為人雖逢堯舜而不仕歟嗚呼光武雖以
帝室之冑遭王莽之亂素手而復舊物其戰勝攻取駕
馭豪傑無不遂其所欲一遇先生則勢力不能威爵祿

不能貴而眇天下之心失矣能失眇天下之心而使其益尊榮於後世先生之於光武陰裨益之非淺淺也而況高風所播足以激漢末之名節與夫立貪懦于百世之人先儒謂其大有功于名教又何待言說耶獨于動星象之說予不能無疑焉夫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温星行諸列宿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定占凡有所犯無不災凶先生與光武共卧雖以足加于帝腹未必天象應之如是

之速也而明日太史氏有客星犯帝座之奏蓋適然耳
光武不暇論占徒取客星之名而以先生當之又考之
後漢天文志復居客星居周地以為光武崩之象於此
不書似當時太史氏聞光武之言而諱其占故范蔚宗
亦不能取之以立說也且客星犯帝座與晉劉聰時
客星入紫微象同其大史康相言于聰曰客星入紫
微非常之變聰後身滅國亂亡光武之時無其應者豈
非光武御極政鮮闕失即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災

患歟然後世嘗擬先生為客星者蓋於其名而不於其實也又以見先生之不屈於世主不惟能使光武重而亦能使客星美令去先生千有餘年帝座無定在而客星之名屬之先生者則不改既專其名又有其亭而玆亭之外亂石晶熒皆可謂之星精余懼後世之談星者因其名而并亡其占也故書以為告焉若夫先生所立之卓卓足為逸民之首而見重於萬世者自有其實亦不繫客星之是否也儒者究理貴真不可隨

聲應和故予云

半畝亭記　桑悅

桑先生於西昌學圃中洿為小池深數尺闊尋丈畜以魚數尾雜植芰蓮菱蒲凡數種縛茅結亭其上取晦菴朱子臨池觀書詩語中半畝二字名其亭時置酒亭中召門生徐威樂之威曰先生素黙縈千古有愀隘八荒之心匪三淏之渾浩汗漫不足與胸吞吐而是洿蹄之水足潤目睫乎哉埋之攸宜先生曰子以天壤之間孰

為大乎莫大乎道而道寓乎心苟得其大者則是渾浩汗漫果足動吾視否耶於彼既不足以為大而是半畝之中其活源則上接太虛雨降則波溢徑寸千里之日月三垣二十八宿之屬涵泳有餘而晦庵時天光雲影亦無不在微漸寸波足具全海其可以小之哉子求之於是有餘師威憮然曰君子之學博貴能約先儒云易六百三十四爻約于時之一字書四十二篇約于時中之半語詩三百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約于思無邪無

不敬之二言然則三溟之渾浩汗漫其不約于是池之半畝者乎君子泥觀於三溟收功於半畝則放之皆可為海卷之皆可為勺水曾何大小之足云先生曰子誠告諸往而知來者可與言詩

獨坐軒記　桑悅

予為西昌校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憇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揚雄劉向韓柳歐蘇曽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柏予坐是軒塵坌不入胸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蔭萬間之廣厦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為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為交遊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

為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靜觀亭記　桑悅

吉郡故忠義邦邇齊民習染多負氣少不平則求直求直則健訟兩相持各逮數十人卒至儹結釀纏莫可釋每憲節所涖牒訴擾虓輿不得前人不得行竟歲源弗

克澄鎮守廵撫廵按洎藩臬重臣咸曰不閑不㣲故忠義將如綎閑㣲得人其屏乎因交章奏之于朝祈遣萃能之士專理吉訟廟議難其人浙之姚江道南黄公九成學行軼羣少以明經魁天下士授南都棘寺正康明嚴方決訟如流天官卿擬陞公按察僉憲以名聞上曰俞吉之壬囂夙懾公威德聞風先驛騷公主持大體明勸懲鋪德布政無情者不敢盡其辭數月民相戒不犯公法分司如僧舍父老咸曰有生未覩先是公履任

治私居於本司東偏地狹景幽每於公退之暇燕息其中旁觀物理思所以簡訟之道悠然有得因扁所居之亭曰靜觀蓋取程子萬物靜觀皆自得意也嗚呼公真知經世之理者哉今夫溝澮之水一羽莫溺放之江河能為黃龍青雀之舫之舠敵決三溟之波淺鋪之燕趙之郊雖蹴以石尢𨓏以沙磧而一葉平渡覆舟豈水之性哉顧所染何如耳是故世稱民之淳朴者曰無懷氏葛天氏使其民置吉江河中數年未必安瀾吉三溟

焉值公乎鋪之一波不驚果俗之不可變耶傳曰晝地為牢期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吉訟旣簡則千里之地物無不靜天安於覆地安於載山安於峙水安於流雲行則得蔭不赤日覩笠是雨施則肥黍稷不農時囚囹圄雞豚狗彘則以時薦賓客供老疾不為悍吏之所殘食物無不靜故無不自得且太同則無物無物則無我物旣靜已付以靜觀物我旣一茲亭安二靜與自得物我與亭罔有不同如是則以恩生人以

罪殺人生者殺者無不自得而我觀生觀殺無乎不靜嗚呼是可與俗吏言耶雖然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天下靜器擾則恍恍則棘棘則亂政繁法密擾莫大焉不若政與法俱相稱而與天下以安靜執政者如是而觀之天下治歟不治歟人咸曰帝力何有於我則自得也公政聲藉甚異日廟堂推靜觀之道必大行而還天下以無事則予言為始驗云姑書此為茲亭記

五湖煙景記　楊循吉

昔先王既奠高山大川以夫人之不能往來也乃作舟楫以濟不通後世因之為任載之利視其乘率有業焉未有晏然徒操而無為者也今予也為舟獨命之曰五湖煙景而無所事事豈有說乎噫今之舟惟利乎生者其用為急舉百類吾舟無一焉顧欲浮游江湖煙水之表以自寄是果何益哉其能免乎君子之譏也亦難矣雖然予自蒙恩而歸十年於茲日遑遑焉介而居羣

而遊其無益滋甚且令老至而德不加脩徒恃寵賜之恩自放於恬嬉而不知人之不我容也凡遭譏訕怒罵傾擠之辱亦已極矣若是而猶棲棲焉何哉斯固智人之所大懼也是故吾舟作焉夫五湖近壤也力可至景煙棄餘也人弗爭予不通者也舟宜作故既作之而遂以號焉逝將挾書以遊息乎名山退以遠害晦以養德其不在茲乎且昔之圖隱者則必携家卜山而後克故其成鮮遂令予之為是舟也不必盡出乎

是而凡予之所病喧囂龎雜煩勞之事由是可以盡去而得其肥遯之樂則是舟之於予也不為益之尤者乎假而曰世之遺也而猶不免焉身去而謗隨家捐而饑來則吾無亦甘其貧賤以求無愧乎古之士而已矣他暇計乎予慮夫不知者重以予之以舟為逸也故說以明之

塊菴記　陸深

吳江東陸生以塊名菴夫苟物雖微且惡或中於人之

所好木之朽析薪好之塵垢醫師好之糞壤老農老圃好之況其尊者乎獨塊何好之塊然而已人無知愚賢不肖授之塊皆弗欲生自少日放言高論希大慕遠已不見好於其鄉既學文辭脫棄時尚求世之所不好者為之反而行古人之道正其本責其末斥其浮崇於實人皆望望焉其去之也不有類於塊故得以塊自居雖然塊也者積而至于尋丈放於頃畝之外皆塊之為也滋稼穡養百物出其力以利于世及其至也諸

佚耤是以為社稷天子因之曰有天下塊之德生恐其弗勝也敢記于壁癸亥之歲日長至自為文云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一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記六

居室

東讀書園記 高叔嗣

出仁和門由宋曹門歷邊村隄逹獨樂岡北至園出麗景門由揚州門右轉歷蘺村後走陳留道隄逹岡南左轉歷白塔隄相國寺痤僧所逹岡中出麗景門北徑走

白塔李氏墳後歴隄如上至園凡路四初高子止西園
西園垣廬新成然近念欲東東者大父所耕處自高子
他時未嘗一再至甚僻逺是時坐論文堂心獨豫召僕
問東路宋衡指地對出仁和門三五里出麗景門右減三
里出白塔減五出李氏墳後減七然李氏墳道狹不容車
利走者又問一日往來如何冬後涉首春淩晨往食黄
昏歸正夏秋初日出往食游息日斜歸秋春杪晨往食
游息黄昏歸于是以囊盛書以缶盛糒以柴車載夏

五月望高子遂東父老聞皆過斑白相向蓑笠交於户起與揖讓問所以歸狀游仕孰與吾農樂多少高子具以得事皇帝六年兄弟結佩趨金門之下幸遭知遇前後凡五践省闥父母被封澤小人分過哉生身受久病朝廷加恩不絕其官還耕於野謝父老游宦無狀安敢望公等樂父老人人則大喜咸手操雞黍為勞高子與之飲人人益説始西郭人見高子自引避非衣冠潔楚固不肯見粱肉皆具書拜函為禮高子大厭之及是雖

祖跣人與語禮文益衰乃大喜謂可居也恨來之晚高子曰世以莊周所録古巢許之徒譏堯禹薄孔公其辭不馴雅學士大夫棄不信謂其人無有然孔氏書載接輿沮溺諸公其非笑仲尼已甚惡可言無其人顧其風淳至不可用詩書禮樂之際責者余始至於野受父老之詰乃無以應悵然久之固知周言世有斯人不虚哉高子既自讀書園徙而東猶蒙前號加東作記

定非亭記　高叔嗣

高氏之先蓋自洧川徙云厥初漁陶於鄭門之野鄭門者宋之順天門也明興天下久既治邑中賢豪殆以百數而鄭門處其半咸敦誼相尚有古遺風俗高氏又號為雄長家為門屋特大聚族其間人乃謂大門高其後衆稍分徙高子之仕於朝白家封君曰鄭門吾祖宗發蹤令吾宗族處之且墳近祖宗䰟靈不無樂游其中令故廬或閒乃為他人有叔嗣顧因令求為室歲時伏臘上冢過留會親戚故人飲以長雖敬甚便於是家封君

求修如之田於其陽所謂讀書園也會作園亭令上
陽高子告居之時從父老問先世事曩之賢豪之子
孫之存亡其流風減如也異時之俗無有盛衰在百年
之際何移之易也豈其地有異乎高子曰予登鄭門之
首循故城以西望其閭里遂直如人身首足不具父
老為予言往者盛時有老父過其下指謂人是有非
字之象焉其後多是非之興其書云然夫古先王養民
必匡其俗鄉遂各樹之長時書其人善不善獻狀於君

君乃賞罰及之其所以防民甚備逮教化陵夷猶有長者能使鄉之人羞為不善不敢使聞之何者其行淳備感於人深也叔嗣覩於上世嘗里人死問其無以塟時顧妻耳脫金珥畀之夫婦猶歎終無恨色其隣里每食相率之先熟之家不責賓主至少年乃直懷器轢諸其釜去令人聞所大笑之者即其風足感動於人心令復有是乎亡久矣俗之非奈何謂地形罪乎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矜

文之末聖人不喜予患夫流俗之言不惟其本所以定之故號亭曰定非侈往世之風烈儻後有其人庶幾遇之

觀瀑亭記 秦夔

當麻姑絶頂有泉自丹霞觀西北來蛇行斗折伏流篁竹間數十里經仙壇下與神功泉會其流滮滮不疾不徐至三峽橋圧谷忽破裂其下亂石森立泉自上墮坑谷中下與石鬬不勝怒則洶湧作秋濤出峽聲奔

放衝突不數百步至石梁忽作兩白龍下垂飛雪洒
洒濺人其聲清越而天風引之乍高乍細若士女裂帛
明珠落盤又若鐵騎突出而刀鎗戛擊響振林谷誠山
中之一偉觀也成化辛丑余承乏是邦又明年適禋
祀麻姑始獲觀是泉而愛焉因命道士曰洞淵者作
亭其旁扁曰觀瀑或謂予曰子身為二千石蒞时甫
數月教逆未宣澤壅不流不思握髮吐哺以盡厥職
而惟瀑是觀殆非政之所宜予曰不然子之所謂非

宜乃予之所謂冝者也予素憒憒昧於臨民之術曩自尚書庫部郎中出守武昌當西南劇郡不勝簿書期會之勞兀兀窮晝夜不息而氣煩志亂政愈以龎予懼夫志之煩而政之龎也則施施焉登樊山臨夏口眺大江之流以盪滌其胸臆既而洒然而歸若醉而醒病而蘓壅者以决滞者以通而於政或庶幾焉令盱為江右僻郡其政之繁減武昌之三之二而玆瀑之勝又有足觀者清而不汙直而不撓體柔而用剛可以激

貪起懦類皆有益於吾之政夫所臨者旣簡而所觀者益勝則茲瀑者眞攻予病之萬金良劑庸可廢觀乎哉人唯而退遂書以為觀瀑亭記

來雨軒記　顧璘

知山君有軒居叢竹之間曰來雨東橋子游而息仰天而嘯曰事有同行而異情知山君於杜子果若是同乎抑亦何校於客也昔杜子四十無位卧病長安賓客棄遺青苔及榻故閉門竊嘆其客曰舊雨來今雨不來誠

有感於貴賤之際也知山君二十賓興三十登庸入金閨司袞職日月獻納功加上下丈夫康濟之願庶幾焉盡之一拂其衷解帶脫綬退歸故鄉家本公族秉素俟之奉崇禮範餙藻業傳之雲仍及其暇日則旁究彭籛之學期與大化終始由斯言之進亦樂退亦樂非所語於盛衰者非唯客莫擇君君且將擇客矣故客唯其人則命駕以訪置驛以迎唯所施報無乎不可苟非其人雖閉戶以拒可也又何校于其來若杜子之嘆非所以

嘆君也昔翟公罷官書門人多挾其語余請署君軒扉曰嘉客雨來幽軒洞開惡客來雨吾莫爾主一闔一開乃適余懷一納一拒道固其所君愕然曰有是哉相顧大笑記壁而别

屏山小隱記

顧璘

凡居恒藉山水為勝山以屏水以鑑非徒爾也屏於山則端凝尚體峭厲尚節而吾有得于實鑑於水則量以容廣智以澄别而吾有得於虛若無日月煙雲之麗草

木禽魚之生晦明慘舒之變以達其用以成其文一皆有助於德此真知山水之情者然也吾南山之居遠水而獨近山故唯屏焉是賴山北環而南正北如駝如象勢若奔湊者為小石大石迤東伏而忽起曰戴山特高且奇者曰牛頭花巖祖堂三大峰逶邐南迴其上佛宇紺碧可覩正南與吉山對獨立不倚形凹突如筆格諸山旦暮異采紫翠交映雨作則吐雲蒸風因風蔽虧或有或無不可辨過是岡巒連延弗斷然不甚高

而亦無名西南蒼林欝然而近曰廟山西山高者在江北卓青横黛隱隱來赴如人知心夢寐潛達吾廬處其閒藐焉廻丘之麓顧左左見顧右右至前瞻後矚皆莫避去或角中杖屨出户四望山所露見悉為我有使我舍城市而婆娑於此凡以屏故故取以名吾居有笑者曰牛頭花巖名阜也游者沓至至則得之諸山則此方之人所環居也子獨屏之何耶余諭之曰凡言得者以心不以目余强盛時志在四方每欲抉

雲漢攀日月垂光㫺常之上時一至山中目寓心往弗能有之而山亦不吾與乃令動蹟神悤度無所用其愚然後一篤于泉石始駸駸入令無間矣儻諸人猶吾少心則固有勝者在也雖家山中殆天壤哉亦遽曰屏焉屏焉吾不之信

孤樹堂記　方豪

嘉靖六年冬十月初六日予蒙恩起廢復除廣東按察司僉事職鹽法屯田明年四月朔視事前堂曰明慎後

堂曰持廉秉公後堂之後有堂三間左為予室右為胥吏所居中與後堂稱自堂後經室後而東有亭在竹間曰清節前堂之西自小廊入折而南渡橋臨池有臺曰濯纓臺後有亭曰喜有皆前人所名予不敢更唯最後堂未名見堂後一嘉樹根蟠於牡蠣之墻裊裊若龍枝拂於市舶之舍童童如蓋廣可三間而高過之初不知為何木詢之土人但曰棿樹棿樹至詢其字或曰東莞之莞或曰草菅之菅予皆疑之蓋樹

之名必從木豈從竹從草也初官甚冗未暇攷閱意將制一字於木旁貼一完字曰梡有木如此可謂完矣比攷古書果為此字公退對之繁陰滿簷清風自生奚方得此殊覺肅爽因憶西曹之槐故山之松小院之根皆可珍賞故窓曰見樹軒曰松卧泉曰青葢異地同情扁曰孤樹夫嶺南之樹不為少矣若鉄梨花梨之為美材若荔枝龍眼之稱佳果若松柏槐榕之足清蔭何地弗植何人弗識梡也人且昧其名則植之者罕矣堂

前後有梅數株竹數百竿芙蓉芭蕉芰荷之類若干本其大而喬者唯梳舉無與並焉樹謂之孤宜也堂謂孤樹亦宜也錢穀刑名之猥瑣嫌疑謗怨之由生必有特立獨行之士不避怨嫌法期於必行不受汙涅守期於必不可奪乃可以共是職居是堂也夫受汙涅而移所守者誠不足道矣有守而避怨嫌不敢盡法者斯亦為名之流耳何有於特立獨行也乎何補于是職也乎何取于是堂已乎故以孤樹名吾堂

廡朝夕居之見樹而生辔比之盤几紳韋之器嚴師益友之人也客有過之者愛賞不忍去每曰孤哉樹乎美哉堂乎强哉堂之人乎敢問其所以孤主人對曰衆無與伍之謂耳客曰此孤之名耳非孤之本也本立則支茂支茂則蔭廣蔭廣則觀奇觀奇則愛鍾而無與伍矣於是主人乃悟立本之道

信芳亭記　張岳

雷州西湖之勝聞於海北然搢紳南游過雷州若不知

有是湖者葢凡湖山以勝名則必帶林麓窮巖壑有宮室亭榭之觀而前世又有高人逸士留故事以傳如杭之西湖越之鑑湖然後其名始盛而遊者踵至兹湖皆不能挾而有之獨其渾涵瀲灧吞吐萬象與海上雲日相澄輝於遐荒杳靄之表則非意趣悠遠不以奇麗弘富求山川者亦不能屢至而自得也嘉靖己亥石盟孟子雷諵貳雷州始即湖心小島累土增高作亭以臨湖亭成未及名而孟子遷去又三年為壬寅春僉憲夢山

翁子溥廵歷至雷游斯亭而愛之榱桷瓴甓已有壞者為繕葺開拓加煥飾焉而余與叅戎鳳山劉子經適以事至雷翁子以其暇日觴余二人於亭上酒酣憑欄四望慨然歎曰賀知章林和靖死天下湖山無真主人久矣其不幸據都會之盛日酣於笙歌羅綺又不幸則為勢家之所據奪欲如谿湖之淪於遐遠而全其真胡可得哉試自亭而望東阻城闉西麓冠祠其南則走朱厓之路也昔之君子蓋有抱忠懷潔走朱厓萬

里至於僦屋躬耕九死而不悔當其時豈有待於後世之名哉卒其所以名者諸君子蓋不與也士患不學無以自信爾既學矣而有以自信雖無以盡知於人必有以獨知於天者周公之聖而不悅於召公七十二子於夫子亦不能盡知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夫以聖賢之徒同堂合席猶且若是況於以遠外之身逡巡末俗而欲俛仰脂韋以求聲光於上下不亦重愧斯亭而可悲哉余與劉子瞿然竦聽復命酒酣飲因取離騷

所謂余情信芳者以名斯亭既名而去猶覺湖光之入夢寐也

勸農亭記　熊過

縣嘉靖元二以來蜀歲饑丙申冬湖南阮君以使者奉命來視水利事至合江則部署羅令按水利修舊貫或相遂隰依律稱無倦欲總七鄉手實瀦水者大氏三十所而多於是合江人將有賴者云廼建亭明使者之意審其方由北郭門出絕江行里所明家壩

亭在焉記曰合江予往過之即未暇察其水土或聞諸長老習農事者蓋中上之壤也而予覩牒記乃刀耕火種殆異乎今所聞云夫蜀故謂之陸海天下有事時乃言下巴蜀之粟矣今褁腹低首殆不樂生有如黠行詛而首剽殘此夫廩廩者獨謂民之憂何哉蓋江以下自海之國常患水泰中及四戰之國農人用毋倉生烝首種者少有稻則藉水者少其爲渠有賴以否即不可知蜀通井絡猥曰漏天者廼非虛也今成都上下數萬頃

地平衍有秦李冰所鑿離堆則固事水矣由成都達之他境本戒首高亢水皆夾行兩山閒流而不居非治陂池卒有旱令長率其民舉神行禱或號名方士築壇為宮醮錢治神事方士拔劍升壇禹步作大梵隱語不可了號呼風雨或乃集僧徒琅琅誦大雲經巫師舞婆祖令長僕僕然拜下民遥處思息假而萬分一雨則費已屢終捐瘠而已此何為哉然則謂合江火種不事水殆妄也始國家勸農省臣議置司農其後司農屬曾令

置參政參議官然都水之使内外有司存也又長史六條令甲以田疇為丞不修職業以佐民憂卿貳遠本以矯之遷延避課繇役昧前相師為欺國家何賴焉予讀古河渠書乃深發憤曰吏乃令有成事故如阮君羅令要為奉職始與所頌無幾異此令萌生樂業本農甚大患也吏不如是者皆不足聽何況廼其吏甚乎然竊謂農不待勸彼夫非木石而能饑者幾何民雖至愚樂饑餒就死而自暇逸非人情也第在勿擾之俾自趨利

夫輸將更過役戍徵斂讞報五者不徼諸隙而與民爭時民困之久矣又有出於此者而徒以勸所謂埋之搰之者乎然非阮君羅令所得與矣書之告來者阮君名朝東令提督學校副使羅令名應元記在落成之歳五月

嵯峩精舍記　唐虞佐

三原馬子伯循誦先生之法希聖賢之軌典刑所昭風聲斯被其諸弟子員振衣承嚮喁喁以從其集如雲其

立如林馬子敝廬不葺環堵蕭然而弟子多至無所棲止是故來遠而居弗寧也教勤而習弗專也僉事周子宗化行縣而知之憮然用惻乃議搆精舍以尊其教前令王成章曰此實下吏之闕也西有浮屠氏之宮叢穢伏奸大隳世典誠易置之豈惟正之用昌即邪亦於是乎黜矣而況民俗罔不釐乎宗化曰善乃亟命毀之變地以為基徙材以為宇命之曰嵯峩精舍夫嵯峩山之勝地之靈也舍實當其勝而會其靈弟子鴈行以居焉

子儼然而臨之發疑待問率以躬行納於禮法龍常再至焉弟子進顒顒爾立肅肅爾退襜襜爾志而確然文而蔚然美矣哉馬子之為教也乃作而言曰化以教善德以學成是故上古之世家置一塾焉黨置一庠焉選民之秀者而升之宣之以容節訓之以德義申之以戒令齊之以讀法上植其教功令布矣下修其學明德成矣夫然後鄉舉之里選之庶幾博聞孝弟聰慧賢仁之士油然興彬彬乎其盛而可勝用邪迨夫王

制湮而道化塞博士闕而學徒散家不建塾黨不立庠鄉不舉賢里不選士古今不同而美惡之風異也弊矣竊聞覿觀者思樂覩羊者思禮昔宋鄗伯有意井田之制乃買田一方經畫疆理曰庶幾可興乎今夫浮屠氏之宮連甍接棟盤絡中土視諸學宮實百倍之苟悉為易置以廣賢林以增化本孰謂家塾黨庠之制鄉舉里選之法而不可復邪夫精舍誠足以基之矣而吾馬子則有鄗伯之心者哉

天巢記　馬一龍

皖山別出天柱三台壁立千仞絕壁下突然起為覆釜靖園幕升庨恰數楹四懸無凭抜躡可棲故曰天巢迤東門户掩設中窽布几席可數人坐頂開層閣穿一竇梯挽以上丹竈玄牀擣藥臼圍棋枰仙跡儼然在焉山右折溪而斷之支阜擺踔忽壙垠砥平大畦綦次高便播種窪引泉注行者纔欲展足當額之際愕視屏息怪石奇峯錯出前後其勢逼人懸者絕而下捘

險若可畏傾者欹而將覆邪若必仆端重者若坐以常靜峭削者若立而不倚植若拱而客鞠若揖為禮偃屈者卧龍蹲踞者舞馬若冠而柱者傳仲由之結纓若屐而棄者遺巢父之蹤蹤過復續離而參尊或仰卑則俯有龜蛇者若盤辟以顯象有虎豹者若炳蔚以著文鳥翼而飛若待人以色舉者虬蟄而蟠若困時以藏身者千態萬狀觸目警心皆巨靈手擘與洪冶范成耳所入漸深則所遇漸異紫翠入雲杳然而去嗟哉

天永數掛斗杓幽壑茅團隱隱有村底鷄犬聲西南去白鶴泉卓錫泉左慈臺不遠矣上下廻阪之間路盡處逢溪溪流處抱石更環曲旋轉傍溪引為池沼結駟亭榭松風蘿月鶴竹鶯花助以人為掩映成趣令邑大夫徐公居之夫玄房洞府多隱高閒之士睨睥一世賢豪傲然不屑公嘗廷策入甲第乃亦樂此豈韓子所謂托而逃焉者乎古人動息有存進退惟命進則發山河於漁樵退則收丹青於一捱柱史盛古泉謂公其

然也安能坐天巢中相與一考證

撫松軒記　夏鍭

張文成佐漢為韓功成乞退慮不旋踵諸葛武侯審起佐漢大功未就以死為退陶靖節自以家世晉室宰輔有子房為韓之心宋初賦歸去來辭有孔明不仕孫曹之節三子志義才權俱百代人物之曠見陶翁但未用耳予嘗寤寐焉尚友焉面目千古情至而若私焉執鞭之役殆未足以喻吾欵也噫豈曰慕之云爾乎恕已量

人可無古今竊又常自誦之未暇引楮墨以實筐篋今年余入城絅菴任先生方葺室四楹於正寢之北刺取陶翁之辭以為榜目曰撫松暇日以紀事為言噫若絅菴亦常慕陶翁之為人因事以見意者耶請為絅菴卒業焉夫陶翁之罷彭澤賦歸來夫人所知而共羡也既歸而行事撫松盤桓亦固其所至遇田夫野老輒相與草餔泥飲慢廢不東殆無雅人之度此則衆人之所未厭而予也亦常少槩於中於乎其殆有由然也夫

人於此負才傑遇時艱是其閔世畜己豈不願贊大
策立大功以展見於時不徒已既而一不獲逞則韜
機畧解方嚴舉胷中之礧砢盡於平易紆隨闒茸焉
出之勢也譬水之行地滔滔活活亦欲搗龍門撼底柱
踔齕海以出其奇施其壯窮遠而後止既而一不獲逞
則滙為平瀾溢為安流漾濇渼泞逶迤邐迤汀去聲然自
隘泊然無競亦勢也夫以陶翁之賢生晉宋之交重
以家世晉臣意豈不願入而謨帷出而践闥臯寄奴

壽典午與子房孔明所樹立後先相望既而大事且去無所更望張弛轉移之勢自不得不為是慢廢不束也紆隨闒茸也不然必發狂疾觀其述史詠荊軻諸詩非道濟餽遺等事翁之鬱鬱不逞奚翅可想絅菴為之何如絅菴起家文學博士雲間以至分教南雍所在養士外又有斷塞奸敝寛民等疏居南雍三年外憂服除引疾卧家甚決可謂有所為者爾視陶翁亦可無愧但所遇之時不同耳絅菴生長清朝從

容進退疏堂宴樂不顧泥飲吟風太平不顧詠軻夫絅菴遇時康獲順適如此又以見陶翁生世之不幸豈惟陶翁子房孔明無不皆然遭遇時艱不得已出而委身受役雖曰功立名顯殆亦非其所願也絅菴曰然遂書以為撫松軒記

擬沂亭記 符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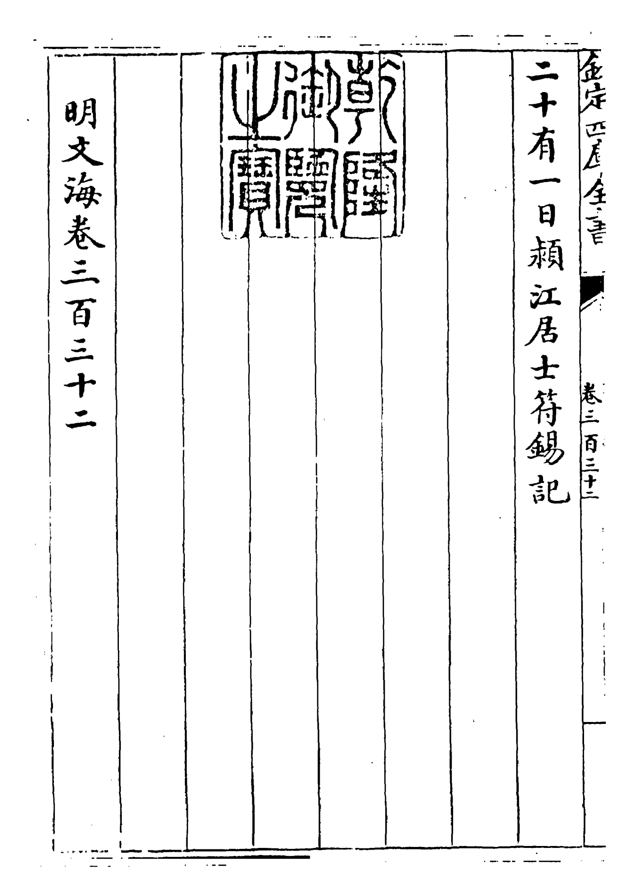
擬沂亭作於乳源邑西二里温泉之旁志樂境也嘉靖甲申夏余始蒞茲郡適奉提督學歐陽公檄去六邑淫祠

且屬之務禍本之斯絶庶風教之可興乃六月適英德訪諸不在祀典祠寺凡百六十五區立命毁之師生請改建舊學宰劉議弗合遂去之翁源如英德去諸祠寺之當毁者七十七區李尹請曰寺有翁山僧會在焉院有耽石余襄公碑刻在焉惟一二僧寮毁諸已乎曰僧會制也宋碑刻也不在毁列遂去之仁化如翁源毁諸祠寺百十三區作會貞社學乃之樂昌訪諸祠之當毁與學之當建者龍令皆為之矣遂去之乳源有挾而作

姧者廉得其實先置於法乃盡去所蔽祠寺八十九區師生請復社學歲久浸為民所侵據得古杉一株命典史林柯職其事事詳太守唐鈇峯記改崇林廢觀為仰止書院祀昌黎濂溪二先生瀧口廟者街民為之請余詰曰何神曰鄔尚書曰鄉賢乎名宦乎曰不知曰淫祠也邑有義士鄧可賢父子死賊有保障功盍祀焉明日率諸生詣祠火淫神奉可賢主既語諸生此地當有佳境諸生曰去不百武有石浮於溪面方廣丈餘溫泉

混混乎湧出石竇中不識可當佳境否余欣然往觀之徜徉竟日弗忍去諸生曰請以廢廟之材亭之可乎曰可遂以屬旁寺僧戒濬且告曰吾亭若成當名之擬沂志斯樂也明年乙酉二月亭成余適有軍旅之役弗克往未幾毀于夏潦又明年丁亥余始還自軍門教諭王君世澤每見輒以為請偶得民壯之曠役者錢千緡乃相亢爽乃復葺之俾邑之人士與官遊而過於是者慕斯泉而觀焉憩斯亭而問焉則告之以曾點之所陳與

夫子之所歎曾不越乎沂水之濵而有以適夫天常之趣誠若是耳雖然龜蒙之泉乳之泉也鄒魯之士韶之士也彼則為聖為賢而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性豈若是霄壤懸殊哉且吾聞之上以風化下謂之風下以習應上謂之俗傳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若是則前所毀之若干區者殆見正道既明而淫邪日遠矣否則烏頭力去而病且復故毀將曷勝君子曰邪正不兩立斯言近之遂并記於石時嘉靖七年戊子孟夏



二十有一日頳江居士符錫記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三　三百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王增賢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記七

居室

海山亭記 毛紀

東萊郡城之艮隅僅里許有故臺焉實當教場公署之後巋然數仞日就荒頹過而睥睨莫有問之者考之郡志為南燕慕容氏所築號為燕臺然父老相傳舊名望

海疑秦漢間占望氣候者之所為也又嘗憶國初沿海設有望海臺以備倭寇此臺殆其墩之遺址邪皆未可知也蓋世道恬熙之餘斯民相忘於無事之天久矣嘉靖丙戌廵察海道山憲副碧厓馮公子際偶於閱武之暇陟而覯之則見神洞諸峯羅於東南渤澥洪濤匯於西北而其雄峻渾闊之氣悉於是乎會萃焉乃慨然嘆曰茲一方之勝槩也可使其蕪没於荒煙野草之際而與尋常丘垤等邪爰命工氏因其舊基增而拓之高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記七

居室

海山亭記 毛紀

東萊郡城之艮隅僅里許有故臺焉實當教場公署之後巋然數仞白就荒頽過而睥睨莫有問之者考之郡志為南燕慕容氏所築號為燕臺然父老相傳舊名望

海疑秦漢間占望氣候者之所為也又嘗憶國初沿海設有望海臺以備倭寇此臺殆其墩之遺址邪皆未可知也蓋世道恬熙之餘斯民相忘於無事之天久矣嘉靖丙戌廵察海道山憲副碧厓馮公子際偶於閱武之暇陟而覯之則見神洞諸峯羅於東南渤澥洪濤匯於西北而其雄峻渾閎之氣悉於是乎會萃焉乃慨然嘆曰茲一方之勝槩也可使其蕪没於荒煙野草之際而與尋常丘垤等邪爰命工氏因其舊基增而拓之高

廣加三之一壘石於麓甃甓於巔樹亭其上棟楹桷檻黝堊丹漆繪斲舉以法亭外繚以垣墉可憑可倚前為石磴四十有九級縈迴以上若凌虛御風然以丈計高不踰三而圍可二十有八亭以尺計高至二十而圍則百餘材用以百計皆取諸公羡人力以千計皆取諸怠逋里閭之下不知有是役也經始於是年二月凡八越月告成居然異境突出海邦山川為之改色公於是援孟軻氏登山觀海之說以名其亭每值戎憲

餘閑時一登焉或芳辰令節與郡之士大夫燕會其中把酒長吟凝眸遠眺鯨波蜃氣浩瀚杳靄滃滃濊濊髣髴蕩乎吾之襟次而層巒疊巘蒼翠硉兀相對恍然若超出於塵埃之表者至若風清雲淡雨霽霞飛市火村煙林霏鳥語若遠若近出没不常朝暮之閒變態萬狀會心感懷可喜可愕則斯亭之景豈非所謂瑰偉絶特之稱者哉公欲圖所以識其事一旦請於紀曰時雍受天子命特節東方已三閱歲于兹境内幸

爾無虞庶幾有是舉也然豈敢忘所自邪實惟我國家承平既久率土底靖至於今日治化益隆以洽故職於玆地者得以餘力構此遊觀之所亦欲與民同其樂耳請一言紀之夫先正有云善為政者急其所急以及其所緩而經理於緩急之際亦各有方至於臺榭亭圃之區區差可以緩而不可廢者公之涖海道也脩城防建營戍禁奸宄清獄訟百度具飭凡其所急者槩已先為之矣從而及其所緩而且上無所費

下無所勞非經理有方能若是乎遂使盛跡閟而克彰豈偶然哉愚因是而有感於天下之事廢興相尋蓋有自然之數一時鬱堙沉埋而不獲表著者多矣及遇仁人智士為之發露其精英加以潤飾播之文辭遂得暴白於世托名不朽蓋不獨一臺為然也昔韓昌黎名連州王弘中所遊之處為燕喜亭六一翁治滁建亭於清泉之上名之曰豐樂茲臺之出處顯晦亦畧同焉詎非有所待而然邪然燕喜但頌其有於

上而豐樂則幸其有於下二亭之意求之於今葢兼得之矣而海山云者特舉其山川之大者乎是工之初創也適大中丞王公伯折撫臨其地暨藩臬諸公咸謂碧厓此舉亦興滯補敝之一事也亟贊成之碧厓其别號云

酬字堂記　徐渭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子為我草草成以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趣名掌計廪銀之兩百有二十

為秀才盧渭謝侈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文乃遂無愧湜儻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侈為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槖中貢文物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亘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個笋迸雲客至網魚燒笋佐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堂曰酬字

半禪菴記　徐渭

人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氷當其氷時一水而已安得有氷及其氷時雖則成氷水性不滅又如煉赤汞朱矯白為赤齊鉛作粉㷮白為玄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際吳越分矣然按東則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剖趾由斯以宣半義舉矣嶶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家黄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園百畝名松逸園裁

勝構建既成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山東茅
以菴用旃檀肖大士及諸菩薩栖其中而題曰半禪書
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而責菴記於予予惟正
甫為人風雅匀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謂居士未
離家園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義諒爾辟
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為一佛香穢襍處
終不成半又如鶖鶏孿生一頭東行一頭西赴不着
一邊大脩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澄性海則茲半俗

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永悉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義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真諦不妄為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叅之

夢墨亭記 祝允明

子畏天授奇頴才鋒無前百俊千傑式當其選形拔而勢孤立峻則武狹童幼所志以為世勲時位茂禄侈富一不足為我謀少長縱横古今肆恣千氏一日忽念欲

了其先人之遺望且以畢近易事遂乃邑銛坊𣻌萃神於科第業閉户一歲信步闈場遂録薦籍為南向十三郡士冠人駭之而子畏自顧折草爾由益信人間事無必煩智慮者當是時且以謂崇爵顯章晨金午玉階升而夫流耳曾儌朕於閩之神所謂九里湖者夢神惠之墨萬箇子畏謂塗楮畫素或但成細瑣藝玩殆涴儒腐生之業亦何直許云是殆匪如響者也領薦之明年會試禮署乃用文法詿誤卒落薦籍

人又駭之而予畏夷如也去轂求神鈐天軌至理極事
山負海茹鑽琢窈恍於是心益精學益大而跡益放或
布獲餘蓄以為圖繪日月山河霄漢風氣煙雲霧雨花
鳥樹石仙崖鬼竇奇夫曠人俠子媢女薪釣戎胡虗市
舟騎千形萬模皆務為凌誇橫突峻掘譎詭周曲碎
雜無可求詰各至妥帖地必將躝古人之轅蹤惴惴然
懼一失足俗駕當其妙解超然冥會乃復以為業無
大小神適斯貴是誠可以陶寫浩素我心獲兮比自

四方而歸結亭閶門桃花塢中目之曰夢墨章神符也謂獨余為可記陳前故以來請於予子畏自以為志暢矣神符章矣余忖度之其果謂之然哉於乎然而不盡者也往者王子安嘗夢墨而以文章名余以嘗夢墨未知以何名審子畏之夢墨其果以畫名哉墨之用獨畫哉子畏之文豈特余等亦豈特欲勃等第哉子畏不謂符文而以為符畫子畏格氣乃果獨是哉以為符文余且謂不盡而又畀於文者哉子畏以

文自居予猶進之有盡之用者猶為非子畏志之真也又以畫余肯為之真哉設余第徇子畏云爾已矣當不畏人笑失倫又不畏神怒忽畧苟且阿人哉神之祥子畏不唯是也必然矣然而人之志最易止止子畏之志無亦果本爾乎或是則不可不可必進以從余如子畏不然又何煩以余文為哉

鳳嬉堂記　趙釴

貴州古九夷地也嘗讀魯逸論云孔子欲居九夷從

鳳嬉心竊疑其言夫九夷自秦漢始通中國春秋時武陵之蠻猶未欵順孔子欲居於此豈信以為可化乎然當時屢於列國之君與其卿大夫竟不能一入其說然猶可誘曰不親至於七十子者日相從左右日絃誦洙泗之間亦不能使由之不勇師之不辟求之不斂況九夷乃能化而入乎至于所謂鳳者古今曽幾見之岐陽一鳴收聲已久豈逆知其猶在九夷否邪則又寥遠難期此必聖人有為之言也今九夷內附

悉為郡縣溪洞之民皆崇禮教其酋長盤辟雅拜隨
羣吏抱牘日趨事不少怠問其俗而標枝野鹿之風
猶彷彿近古其時孔子之時何如使天下無鳳則已有
鳳不在中土必在此無疑余偶承役來此人皆以夷為
辭余獨喜猶冀一聞鳳鳴乃為堂於玉池之上題白鳳
嬉又徧樹梧竹邀求琳琅之實此其可以招致乎夫唐
虞之時鳳凰來儀雖遇文武神聖之君益禹稷契臯夔
奮庸之臣內外相成協氣四匝故靈物畢致今主上

方隆唐虞之德而臣人不能賡侑和之政况庸庸如鈇者鎮撫兹土雖有鳳恐㠯㠯避長吏去矣此吾所以有無窮之思也雖然鳳之來不來不可知而臣人奉職治此猶以陋目之不樂久于其地豈以為必不可化耶夫在昔本不可居聖人猶欲居之今可居而人猶不欲居其志意去闕

愛山堂記

趙鈛

凡人之情必有所適適者多外假假外以為適者其終必移何則能適於其所適而不能適於其所不適令夫樵者日入山而不知山之美漁者日游水而不知水之美非山水不能悅愉其心彼其中本無丘壑川澤故耳是以好奇之士以風流自命每探巖穴對靈勝色意去遠歌咏所懷脩然有出塵之想及轉而投之陋阸之區寂寞之野少拂所願欲反氣挫悲歎豈情好固有

時而異耶所謂能適其所適而不能適其所不適也適其所適者遭適其所不適者忘其相去遠矣吾自少愛山每讀書山中嘗終日不𢰅雖深谷峻嶺有命之遊者即躡屐相從其性然也辛酉秋忽有貴州之役問所嘗往來者輒顰蹙為余躊躇曰其山狂川怒最為駭人而蠻煙瘴雨又昕夕莫定所謂捫天捏石之難也余惑其言不能不來來則前所謂險者若失每度嶺見飛鳥出人屐下其懷益曠及循登入谷仰視

後騎蹀蹀在項上如畫几前見羣峯碧圍雲出肘腋閒則又恐列不密余無得於山而愛好若此雖亦不能自解然貴之諸峯惟南郭最秀舊有使館既畢隘不飭又背山臨市余迺徙而南正與諸峯對堂成見山勢欲來嵐光蓊勃飄飄若與雲浮旅思頓捨非惟吾樂之而諸大夫久滯於此雖有不樂者無不色喜因以愛山名之獨怪世之傲者好詭為論說不讓近見太史升菴氏品敘山岩之異偏於天下於貴州之山獨醜為詆

辭此其說當乎夫内適則培塿泰華内不適則泰華培塿其境在内不在外苟樂必選勝則所不足樂者必多昔人有云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吾惟愛其崒嵂蔥鬱有拒日槩雲之狀而已恐後之人惑于其言有不樂於兹山者故又為之說云

倚豐亭記　趙鈇

倚豐亭者倚豐山而作也豐蓋滁之望山人皆環而

居之山亦欝負靈異往往朝冠雲則晝必雨故滁人凡有事於場圃耕耨興作必望豐山雲氣以卜晴雨其歲時水旱祀之尤應嘉靖戊午余督收至滁時秋多雨雨反敗稼至己未春不雨夏亦不雨民始望而禱之謂雨可立致已而久不雨民咸咨歎曰天不我仁豐山廼亦不我雨邪何昔雲而今不雲也若有移怨于豐山然者余廼解之曰大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山豈不欲時風雨興利百物使民奠安其土哉况民所以祀而

禮之歲亦勤矣今廼有不盡然者非豐山之所能為也雖然豐故雨之矣然雨未至而人望之雨既至而人棄之溝瀆不遂隘陴水不安其藏隨洩而隨取之雖有慈親弗給矣山川若之何此專倚豐山而不善用者也使善用之則昔雨即今雨矣何也吾嘗見吾鄰人翁矣東鄰貧西鄰富吾就西鄰而問之曰若何以富於東鄰也曰亡它惟得天而不盡用乎天得地而不專任乎地如斯而已矣曰其道何如曰天有時吾則相之見

生樹生見死穰死天有澤吾則留之存其有餘不棄其既往故為池塘為陂澤為畝澮務期足用往往天之澤十之三吾之自澤十之七故三時不害於地亦然剛者令柔柔者令剛燥者令濕濕者令燥又棘則肥下則埤高則抑隰則易地方人力相半歲率多穰東鄰翁則土宜不仕草穢不剪時盈則澇時涸則止故種稑禾不為稑種種禾不為種以是與吾異噫此善用者且無多求於天地況山川乎知此則知豐山能利滁滁人不

能自利耳又何怨于是滁人始知耕此吾亭之所以作也亭在豐山之麓旱時嘗同僚友與民望雲於此故因以立亭又恐民之時至而忘吾説也故書其言於亭中俾遊者觀焉所以告儆也

偕樂亭記　趙鈇

桐四塞皆山其最勝者東則有浮渡山白雲巖南則有大龍山小龍山皆去縣百里北則有洪濤山麒麟山西則五嶺掛車山皆去縣四五十里其最近則龍眠山

鳳凰山靈泉山然龍眠其山邃鳳凰其山峭遊者歲不能一至惟靈泉山秀而磅礴為縣之後龍自仙姑至王母塔橫亘數里皆其支也民枕山為居為縣之右閭閻之中為正學書院為輔仁會所書院之後有山窿然而起圓上泰下高不數仞見可百里是年古泉盛亞卿欲移居其上力不能就侯登而四望見羣山垣列而村居市壓秩秩于白雲紫霧之中龍眠水桐陂水穿閭里左腋蜿蜒如白龍南下而練潭鴨

湖白兎河諸水緯注而絡滙之與山演漾生竒侯曰有以也桐無城郭而安不貿易而足豈非山水欝盤風氣完聚故邪是山誠不可無亭廼郭其巔為屋三楹期月始成一時觀者欣忭如突入層霄山水驟合因名亭曰偕樂其丞李君某簿張君某尉丁君某伐石紀侯建亭日月求余書其事以傳余曰曠哉侯之見也今之仕者喜言憂而忌言樂故其之官也與小民言惘其窮而恤其困嗚嗚然如新出湯火而浣濯之計不十全不

已其與上大夫言又極言民俗之憊而吾所以拯之者若此之勤使聞者惻然稱歎以故其聲日廣以大其擢而去也常不待期至于山谷之美溪壑之勝可以一覽而樂者亦垂睫不顧比叙不入曰吾暇乎哉及考其政則未必然此無他無愛心故也夫樂生乎愛故愛蔭者及樹愛屋及烏豈有愛其人民而不及山川土地哉吾嘗見家人翁過其諸子之舍矣雖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無不如念環視其田疇易陂塘囿林園茂則陶然樂

之否則怒及其過它人之舍則不然矣故古之人與民偕樂非真列屋而居之推甘而食之懸鐘鼓而悦之各得其情焉爾夫樂者何情之所適也吾適人之所適人亦適吾之所適交相愛者也知此道者吾于周侯見之矣周侯之至桐也適萬事更新之日人皆鋭于求治其于民事猶之比櫛髮髮及之矣侯詢俗察情曰民不以為苦㮚何勞之一切與民休息人曰桐人悍侯曰人畏罪云何悍人曰桐人詐侯曰獵者狡兎安得不狡云

何詐桐人曰人多訟侯曰人情不得其平則鳴云何不訟上既安于清淨而無徵名歛朴之煩下亦安於閭閻而無奔走震驚之擾是不偽為憂戚以相謷悅者也但見以里役至者不及庭而退以糧稅至者不弛肩而退以告言至者不越宿而退恬然相安于無事此亭之所由作也雖然吾嘗疑古之賢者喜雨有亭豐樂有亭本因一事而作亭乃至今存使其意止此然則雨有時而暵豐有時而歉將若之何審此則知所以為樂

矣侯以乙丑進士來令桐年不滿三十以赤心臨民惟其心真故樂亦真憂亦真余愛其與人真也故樂為之記侯名芸字用馨别號仰南湖之景陵人

助山堂記　趙釴

善哉山水之勝登臨之樂莫如柳柳州但柳州挾盛氣多憑陵山水余嘗疑其言曰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是

人有加於山水矣後入貴陽由武陵辰沅而上見山峻水冽而怪石嘉樹交㸑為奇竊歎為仙靈之都達者所宜考槃曽無一人樂於其地反罪及山水曰山狂水怒然後知地雖勝不得其人秖以陋信矣人之有加於山水也余有田一區在麒麟山中見高峯疊嶂四顧墻立而竹樹駢植蒼翠相輔意其中必有人不及知者因令土人為導日遊一山見篤山之孤特小龍之峭麗麒嶺之崔嵬石鼓之蜿蜒蓮花峯之髙秀舞蹈嶺

之佃翔玄玄峽之鬱盤龍門沖之幽深雖不能與名山爭勝亦一方偉觀矣因為堂於石鼓山下盡揖羣山而友之山亦交臂結駟迤邐若向吾而奔風雨晦明拱立不去尤宜月出如營壘中觀天刁斗不鳴繞身戈戟各賦詩一章告于好事者好事者樂余之樂往往有欲遊者則迎致之其欲遊而不能遊者則强致之遊而不欲去者則慰留之山亦稍稍聞於人矣每酒酣輒酹地而諗之曰山乎靈乎其不靈乎如其

靈則吾効力於山抑大勤矣山固漠然於我其清淑磅礴之氣既不能尊我德行又不能與我事功績我文章徒以色象索我則余誠無負於山山實負余矣聞者大笑因名其堂曰助山欲山靈之嘉貺於我也堂成於嘉靖乙丑九月

發奸亭記 馮恩

乃嘉靖壬辰夏四月七日予按事至寧入院署翌日過東亭見照壁繪畫一麟頭角蹄鬣為矢中傷閒左右

云此射亭也舊設號矢監司按臨公餘則射中之以舒憤薄之勞予不忍之示宣城尹汪倅以宋奸臣秦檜代之仍置彤弓二鏃矢百凡我同官暇則援弓發奸中其黑心為上勝中其首次之中其腹其四肢又次之不中者為負焉嗚呼好直惡佞人之秉彝麟王瑞也孰俾之麼足於東山檜奸雄也又孰俾之保首領於牖下今麟逝矣檜死矣麟逝而形存焉檜死矣而臭遺焉形存吾愛焉已矣夫孰知其逝臭遺吾惡焉已矣夫

孰知其死逝者吾且愛之况忍以中傷之乎生者吾既惡之况肯以附會之乎不忍中傷不肯附會則舍鱗而夫檜也亦宜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三